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會要卷七十

四二至

詳校官編修臣溫汝适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王宮

欽定四庫全書

唐會要卷七十二

宋 王溥 撰

京城諸軍

武德三年七月十一日高祖以天下未定將舉關中之  
衆以臨四方乃下詔曰周置六軍每習蒐狩漢增八校  
畢選驍勇故能統臨九有威震百蠻況今伊洛猶蕪江  
湖尚梗各因部校序其統屬改復鈺鐸創造徽章取象

天官作其名號於是置二十衛將軍分關內諸府隸焉  
每將軍一人副一人取威名素重者為之督以耕戰之

事

軍名傳  
奕所造

萬年道為參旗軍長安道為鼓旗軍富平道

為玄戈軍醴泉道為井鉞軍同州道為羽林軍華州道  
為官騎軍寧州道為折威軍岐州道為平道軍邠州道  
為招搖軍西麟道為遊奕軍經州道為天紀軍宜州道  
為天節軍至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廢八年五月以突厥  
為患復置十二軍

羽林軍 貞觀十二年十一月三日於玄武門置左右  
屯營以諸衛將軍領之其兵名曰飛騎中簡才力驍健  
善騎射者號為百騎上遊幸則依五色袍乘六閑馬賜  
猛獸衣韉以從之至永昌元年十月二十八日改百騎  
為千騎至景雲元年九月二十七日改千騎為萬騎  
垂拱元年五月十七日置左右羽林軍領羽林郎六千  
人至天授二年三月三十日改為左右羽林衛以武攸  
寧為大將軍神龍元年二月一日又改為左右羽林軍

張柬之等將誅張易之兄弟引右羽林大將軍李多祚  
籌其事謂曰將軍在此間幾年曰三十年柬之曰將軍  
擊鍾鼎食腰懸金紫誠貴寵當代位極武臣豈非大帝  
之恩將軍既感大帝殊澤能有報乎大帝之子見在東  
宮逆豎張易之兄弟擅權朝夕危逼宗社之重將軍誠能報  
君正在此日多祚曰苟緣王室惟相君所使終不顧妻  
子性命因即引天地神祇為約誓辭氣感激義形於色  
及平內難封遼東郡王

景雲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又改為左右羽林軍乾元元年十月四日勅左右羽林軍左右龍武左右神武軍文武官並昇同金吾四衛

神龍元年田歸道為殿中監押千騎宿衛於武門敬暉之討張易之昌宗也遣使就索千騎歸道以先不預其謀拒而不與及事定暉等欲誅之歸道有辭免令歸中宗嘉其忠詔拜太僕少卿二年七月二日勅左右羽林飛騎射食准國子監例委軍司自定官典押當

景龍元年十月停戶奴為萬騎先天二年正月詔侍者計戶充軍使二十一人募六丁出軍既憚勛勞咸欲避匿不有釐革將何致理應天下衛士取年二十五以上者充十五年即放出頻經征鎮者十年放出自今後羽林飛騎並於衛士中簡補

開元十年九月二十七日勅駕在京右右屯營宜於順義景風門內安置北街亦著兩營大明北門安置一營大內北門安置駕在東都左右屯營於賓曜右渡門內



安置兼於玄武左右廂各據地界繞營城分配宿衛十八年十一月五日勅應補萬騎宜待本使挾名錄奏勅下然後給食糧者二十六年十一月五日析左右羽林軍置龍武軍以左右萬騎營隸焉

天寶五載三月十八日勅應闕飛騎請委郡縣長官先取長六尺不足即選取五尺九寸以上灼然濶壯膂力申送

七載七月二十日勅左右羽林軍飛騎請准後加數通

舊一萬五千人為定額六番上下至德二載十月十四日左右神武兩軍先取元扈從官子弟充如不足任於諸邑中簡取二千人為定額其帶品人並同四軍例自身准萬騎例仍賜名神武天騎永為恒式

寶應二年六月以前淮西節度使安州刺史王仲昇為右羽林大將軍知軍事仍兼御史大夫六軍將軍兼憲官自此始也

廣德二年正月勅左右神武等軍各一千五百人為定

額左右羽林軍各以二千人為定額

貞元三年五月左右神武等軍各加將軍一員上以諸道大將軍有功勞者將擢掌禁兵故增其官員以待之仍以浙西大將王栖曜李長榮河東大將軍郭定元符璘克之

四年八月勅左右羽林軍飛騎等兵部照補格勅甚明軍師不合擅有違越自今以後不得輒自召補

元和二年正月勅左右羽林軍應管月番飛騎總五千

六百一十三人宜停其四月勅左右威遠營置來已久著在國章近置英武軍及加軍額宜從併省以正舊名其英武軍額宜停將士及當軍一切以上並合入左右威遠營依前置使二人勾當

十三年十二月勅左右龍武等六軍營威遠營應納課戶共一千八百人所請衣糧宜並勒停仍委本軍具名

牒送府縣收管

自貞元以來長安富戶皆隸要司求影庇禁軍挂籍十五六馬至有恃其多藏

安處關閑身不宿衛以錢代行謂之納課戶至是禁絕

天祐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勅威遠軍宜停廢其所管兵士便隸六軍其軍使張勤宜却守本管歸班

神策軍

天寶初哥舒翰破吐蕃軍於臨洮城西二百

餘里遂請以其地為神策軍朝廷以成如璆為洮陽太守兼神策軍使及安祿山反如璆使其將衛伯玉領神策軍千餘人赴難於相州城下官軍相州之敗伯玉收其兵與觀軍容使魚朝恩同保陝州時西邊土地已沒遂詔伯玉所領軍號神策軍以伯玉為軍使與陝州節

度郭英又同鎮於陝觀軍容使魚朝恩亦在會衛伯玉以其兵東討有力遂加號神策軍節度使伯玉歸朝郭英又兼領神策軍節度使尋追郭英又為僕射其軍遂統於觀軍容使屬廣德初代宗幸陝朝恩率神策軍以迎兼護車駕幸其營焉京師克平朝恩以所統軍歸於禁中至大歷五年朝恩得罪死以其將劉希暹代之是歲希暹復得罪以朝恩舊將王駕鶴代之德宗即位以白琇珪為軍使賜名曰志貞及朱泚之亂上幸奉天志

貞流貶李晟自山東詔駕神策行營興元克復晟出鎮  
鳳翔始分神策為左右廂令內官竇文場王希遷分知  
兩廂兵馬

貞元二年九月二日神策左右廂宜改為左右神策軍  
每軍置大將軍二人秩正二品將軍各二人從三品殿  
前射生左右廂宜改為殿前左右射生軍各置大將軍  
二人秩正二品將軍二人秩從三品將軍二人從五品  
其職田俸錢手刀糧料等同六軍十二衛至三年四月

十七日勅左右射生宜改為左右神威軍五月勅左右軍各加置將軍二員 六年八月鑄藍田渭橋等鎮遏使印凡三十三顆七年詔武威神策六將軍自相訟委軍司推勘與百姓相訟委府縣推勘小事移牒大事奏取處分軍司府縣不得相侵 十年京兆尹楊於陵奏諸軍影占編戶無以別白請據挾名每五丁者得兩人入軍四丁三丁者差以條限從之 十四年八月詔左右軍特為親近宜署統軍以崇禁衛其品秩俸祿料一



事以上同六軍統軍例 二十一年三月以檢校尚書  
右僕射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為兼右軍京西諸城鎮  
行營節度使駐于奉天時王叔文欲專兵權藉希朝年  
老舊將使主其名又以其黨韓泰兼御史中丞充左右  
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行軍司馬且欲因  
而代之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中  
尉始悟兵柄為叔文等所奪仍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  
以兵屬及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馳歸白之叔

文計無所出

元和二年正月京兆尹李鄘奏三原高陵涇陽興平等四縣兵管烽二十八所每年差烽子計九百七十五人遠近無虞畿內烽燧請停從之三年正月詔普潤鎮兵馬使隸左神策軍良原鎮兵馬使隸右神策軍其月罷左右神威軍額合為一軍號曰天威軍至八年廢天威軍以其騎士分屬左右神策衛穆宗嘗欲簡選武士復立此軍以為心腹謀於宰相裴度以為不便遂止

十三年四月內出印二紐賜左右三軍辟仗使舊制內  
官為六軍辟仗使盤視刑賞奏察違謬猶外方征鎮之  
監軍使初不置印於時監軍使張奉國李文悅嘗見工  
徒出入官衙慮外患初息禁中營繕或多因白宰相龔以  
論諫宰相裴度遂諫之上怒奉國等不自陳而外議禁  
中事絕其朝請軍數日納度之諫乃釋之遂授奉國鴻臚  
卿文悅左威衛大將軍充威遠營使龍武軍既闕帥由  
是命辟仗使主軍印代其事其軍之佐吏或抗言以論

或移疾請告於是特賜辟仗使專事焉其年六月京兆尹李遵奏諸司使諸軍所由官徒等共九十四人狀名伏檢元和二年二月勅委京兆府此後十年更無逃亡補替等處遂使影占文牒散在村坊凡欲差役皆無憑據臣所請諸司案舊名額自元和二年其逃亡補替挾名鄉縣牒臣府後復移知左右神策金吾軍伏乞聖恩一例處分度明區畫永久有常勅左右軍以後別勅處分餘並依長慶二年三月詔曰如聞近日武班之中淹滯頗久又

有諸道薦送大將或隨節度使歸朝自今以後宜令神策六軍使及南衛常參武官各具由歷并前後功績牒送中書門下若勲伐素高人才特異者量加獎擢其常參武官准其依月限改轉勿令淹滯四年三月制勅應屬諸軍諸司諸使人等於城市及畿內村鄉店鋪經紀自今以後宜與百姓一例差科不得妄有影占

開成三年九月勅左右神策軍所奏將吏改轉比多行牒中書門下使覆奏處置今後令軍司先具奏聞狀到

中書然後檢勘進覆

會昌元年二月勅左右神策軍先有奏正員官大將諸  
授管事起今後已宜依資改轉如無正員官者軍司欲  
為奏論須有功績者宜具事跡奏聞當為甄獎不在注  
擬之限五年七月勅左右神策軍定額軍各十員判官  
主員勾覆官支計官表奏計官一員孔目官二員馳改  
轉止於中下州司馬並不擬登朝官其驅使官從使挾  
名勅下各從補後計四年優放選其十員官如官滿及

用闕本軍與奏中書門下依資擬官判以一十員如老弱不任選事須停解者終身不許更有叅選如有殿犯即據官判以下或謫官或覆資或罪輕停解者亦須終身不許更有叅選仍永為常式其元和二年十員定額官勅不在行用之限六年十一月勅左右神策軍自今以後如有奏判官以下官額十員請轉官者宜委中書門下依元和二年流例與覆奏進擬其會昌五年七月四日釐革定額轉官勅自今以後不要行大中五年十

月京兆尹常惊奏京畿戶於諸軍影占苟免府縣差役  
或有追計軍府紛然請准會昌五年十二月勅諸軍使  
不得强奪百姓入軍從之

光啓六年四月以右金吾衛將軍齊國公田令孜為左  
右神策軍使時自蜀中護駕令孜詔募將軍五十四都  
每都千人左右神策各二十七都分為五軍令孜總領  
之

府兵



武德元年五月改隋鷹揚郎將為軍頭六月十九日改  
軍頭為驃騎將軍副為車騎將軍六年五月十六日車  
騎將軍府隸驃騎府七年三月六日改驃騎將軍為統  
軍車騎為副統軍至貞觀十年改統軍為折衝都尉副  
為毅果都尉凡府以衛士一千二百人為上府一千人  
為中府八百人為下府在赤縣為赤府在畿為畿府衛  
士以三百人為團有五千人為隊有三千人為大有長  
修六馱為驢初置八馱後改為六米糧介冑戎器鍋幕貯之府庫

以脩武事關內置府三百六十一積兵士十六萬舉關中之衆以臨四道亦置府歲十一月以衛士帳上於兵部以俟徵發天下衛士尚六十萬初置以成丁而入六十而出役其家不免正徭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三河東道府額亞於關中河北之地人遂漸逃散年月漸久逃死者不補關輔漸寡弱宿衛之數不給

永徽三年十一月勅折衝果毅老弱簡退者宜同致仕開元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勅請折衝府兵每年一簡黜

宜至時所司具奏

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兵部尚書張說置長從宿衛兵  
十萬人於南衙簡京兆蒲同岐等州府兵及白丁准尺  
八例一年兩番州縣更不得雜使役仍令尚書左丞蕭  
嵩與本州長官同揀擇以聞至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始名曠騎分隸十二衛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曠騎弓  
手宜改為左右羽林騎二十六年八月十日勅三衛當  
番逢閏併比諸色稍亦艱辛諸軍每至閏月以取次番

人循環當上庶免偏併二十九年閏四月勅應簡三衛  
驍騎宜令京畿採訪使御史中丞張倚兼知不須更別  
差使從今以後使有移改亦當令一中丞相知勾當

天寶八年五月九日停折衝府上下兼書以無兵可交  
至末年折衝府但有兵額其軍士戎器六駄鍋幕糧糧  
並發

寶應元年四月十七日畿縣折衝府闕官本縣令攝判  
其手力每府不過一人

軍雜錄

永徽元年四月勅衛士掌閑幕士遭喪合期年上者宜聽終制三年

景龍二年正月勅諸王駙馬不得叅掌禁兵見任官者並令改職

元和元年六月十三日勅單身百姓父年七十以上及無支其每年六十以上並不得差征鎮

開元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勅四軍槍鞘左飛騎用綠

紛右飛騎緋紛左萬騎紅紛右萬騎碧紛十五年二月三日勅諸軍不得奏置叅謀軍事

天寶八年五月十八日於闐遠門外作振旅亭以待兵回九載七月五日諸衛應隊仗所用緋色旗幡等並改為赤黃以符土運其諸節度使亦准此

十一載八月十一日改諸衛士為武士

十四載十一月二十七日於京師召募十萬衆號曰天武健兒

天寶末天子以中原太平修文教廢武備銷鋒鏑以弱天下豪傑於是挾軍器者有辟蓄圖讖者有誅習弓矢者有罪不肖子弟為武官者父兄擯之不齒惟邊州置重兵中原乃包其甲戈示不復用人至老不聞戰聲六軍諸衛之士皆市人白徒富者販繒綵梁肉壯者角觝拔河翹關扛鐵日以寢鬪有事乃股慄不能甲其後盜乘而反非不幸也

廣德二年三月禁王公百吏家及百姓著皂衫及壓耳

帽子異諸軍官健也

大厯二年二月二日勅皇王等以上親不許與軍將婚姻駙馬郡主壻不許與軍將交游

十年正月詔諸道軍甲每年秋末各首一申春夏不須申其官健逃亡非承正制勅不得輒召募

十二年十月禁京畿持兵器捕獵

建中四年四月有詔令京師募兵以神策使白志貞為之使令故節度觀察使武將家出僮馬具戎裝從軍自



是京師人心震搖不保家室

貞元元年六月詔槍甲之屬不蓄私家四年三月自武德東門策垣約左藏庫之比屬於宮城東城垣於是武庫入而廢焉其器械隸於軍器使

元和元年三月勅京城內無故有人於街衢中帶戎仗及聚射委吏執送府縣科決其諸軍諸使禁身奏取進止

六年三月京兆尹王播奏諸縣軍鎮放牧人等不得帶

弓箭刀劍器仗從

太和元年十一月勅如聞京城百戶多於坊曲習射宜令禁斷其諸軍諸使各仰有司自差人覺察

開成元年正月勅坊市百姓其多著緋皂開後褰子假託軍司自今以後宜令禁斷其年三月皇城留守奏城內諸司衛所管羽儀法物數內有陌刀利器等伏以臣所管地俯近宮闕兼有倉庫法駕羽儀分投務繁守捉人少前件司衛皆有刀槍防禦所管將健並無寸刀其

諸司衛所有陌刀利器等伏請納在軍器使如本司要  
立仗行事請給儀刀庶無他患勅旨宜令送納軍器使  
令別造儀刀等充替

大中六年九月勅京兆府奏條流坊市諸車坊客院不  
許置弓箭長刀如先有者並勒納官百姓所納到弓箭  
長刀等府縣不合收貯宜令旋納弓箭庫仍委司府切  
加覺察所守等不得輒有藏隱

大順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勅諸道軍人及在京諸司文

吏並不得私置器械仍明出文榜曉示

馬

貞觀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骨利幹遣使朝貢獻良馬  
百匹其中十匹尤駿太宗奇之各為製名曰十驥其一  
曰騰雲白二曰皎雪驄三曰凝霜白四曰懸光驄五曰  
決波驂六曰飛霞驃七曰發電赤八曰流金駟九曰翔  
麟紫十曰奔虹赤上乃敘其事曰骨利幹獻馬十匹特  
異常倫觀其骨大叢粗鬣高意濶眼如懸鏡頭若側

塼腿像鹿而差圓頸比鳳而增細後橋之下促骨起而  
成峯側韉之間長筋密而如瓣耳根纖銳身材雄方尾  
本高起龍文非擬腹平臙小自勁驅馳之方鼻大喙疏  
不乏往來之氣殊毛共櫪狀花蓋之交林異色同羣似  
雲霞之間彩仰輪烏而競逐順緒氣而爭追噴沫則千  
里飛紅流汗則三條振血鹿上不及起塵影不假生顧  
見彎弓逾勁羽而先振遙瞻伏獸感人目而前知骨法  
異而應圖工藝奇而絕象方馳大宛固其駑蹇者歟

永隆三年七月十六日夏州羣牧使安元璠奏言從調  
露九年九月以後至二月五日前失死馬一十八萬四  
千九十匹牛一萬一千六百頭

開元二年九月太常少卿姜晦上疏請以空名告身於

六湖州市馬率三十匹馬酬一游擊將軍

時底中馬  
闕乃從之

十三年張說為隴右羣牧使頌云大唐承周隋離亂之  
後貞觀初僅得牝牡三千從赤岸澤徙之隴右仍命太  
僕卿張萬歲輯其政焉至麟德中四年至七十萬六千

匹置八使以董之設四十八監以掌之跨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幅員千里猶為狹隘更析八監布於河曲豐曠之野乃能容之於斯之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及張氏中廢二十年間所殘蓋寡

張氏三代由羣牧恩信行於隴右人

以馬歲為蓋避張氏諱也

天寶六載十二月九姓堅昆及室韋獻馬六十匹令於西受降城使納之

十三年六月一日隴右羣牧都使奏臣差判官殿中侍

御史張通儒羣牧副使平原太守鄭遵意等就羣牧六人點總六十萬五千六百三十四匹又三十二萬五千七百九十二匹又馬二十萬八千一匹羊七萬三千一百一十五頭牛一百四十五頭犛牛五百六十三頭駝二十萬四千一百三十四口

十五載六月上幸蜀發扶風郿關廐使任沙門盜廐馬十餘匹以叛太子至平原郡遂蒐諸監及私羣牧馬數萬匹軍威始振



大歷七年八月迴紇使還蕃以國信物一千餘乘遣之  
回紇特功自乾元後仍歲來市以馬一匹易絹四十匹  
動至數萬馬其使候遣繼留於鴻臚寺者非一蕃人欲  
帛無厭我得馬無用朝廷甚苦之時特盈數遣之以廣  
恩惠使其知愧

建中元年五月詔市關輔牝馬三萬匹以實內廐

貞元元年八月吐蕃率羌渾之衆犯塞分遣中官於潼  
關蒲關武關禁大馬出

十四年四月勅鑄左右軍征馬使印各一紐

三十年四月罷閩中萬安監先是福建觀察使柳冕久不遷因事以求恩俸奏云閩中南朝放牧之地可致牛馬蕃息請置監牧許之大收境內畜產牧放其中羊之大者不過十斤馬之良者直數十不經時輒死又却牧以充之百姓怨苦之由是監觀察使閻濟美奏罷之

元和四年三月詔內廐之馬其數尚多委飛龍使具條流減者聞奏

十一年正月以討吳元濟命中使以絹萬疋市馬於河曲其月廻紇使索索駝及馬以內庫繒絹六萬疋償廻紇馬直

十三年十一月閑廐使理岐陽舊馬坊地三百四十七頃盡歸之國家自貞觀至麟德中國馬四十萬匹皆出河隴開元中尚有二十七萬雜以牛羊等不啻百萬置八使四十八監占隴西金城涼平天水四郡幅員千里自長安至隴西置七萬坊為會計所諸部領岐隴間善

水草及膏腴田皆屬七萬坊名額盡廢其地利歸於節度使

長慶元年正月靈武節度使李聽奏請於淮南忠武寧等道防秋兵中取三千人衣糧月賜當道自召募一千五百八馬驍勇者以備兵仍令五十人為社每一馬死社人共補之馬無闕從之其年三月范陽節度使劉總請進馬一萬五千匹

大中六年六月河東節度使兼太原尹李業奏當管諸

軍州羊馬准貞元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勅文不許出  
界又准去年五月十五日司門轉牒諸道應有羊馬  
准勅並不命出界今緣近日諸道差人於當管市馬  
不依勅文並無羊馬伏乞天恩詔本道准元勅約勒  
旨宜令本道准元勅處分如有違者即與區處聞  
奏

諸監馬印

凡馬駒以小官字印印左膊以年辰印印右髀以監名

欽定四庫全書

依右左廂印印尾側

若形容端正擬送尚  
來者則須不印監名

自一歲至二

歲起酌量強弱俱以飛字印印右膊細馬次馬俱以龍  
形印印頂左送尚來者於尾側依左右閑印以三花其  
餘雜馬幽上乘者以風字印左膊以飛字印左髀經印  
之後簡習別所者各以新人處監名印印左頰官馬賜  
人者以賜字印諸軍及充傳送者驛以出字印並印右

頰

景雲三年正月十四日勅諸王公主家馬印文宜各取

本號

諸蕃馬印

骨利幹馬本俗無印惟割耳鼻為記結骨馬與骨利幹  
相似少不如印出悉密馬與結骨相似稍不如印葛邏  
祿馬與悉密相類在金山西印 以上部落燕然及拔  
曳馬因與骨利幹馬相類由多黑點驄如豹文去瀚海  
南函陵山東拔曳固川同羅馬與拔曳固川相類亦出  
驄馬種在洪諾河東南曲越山北函陵山東印

延陀馬與同羅相似駱馬驄馬種令部落頗散西出者  
多今在幽州北印 僕固馬小於拔曳固與同羅相似  
住在幽陵山南印

阿特馬與僕骨馬相類在莫賀庫寒山東安南置今雞  
田州印

契馬與阿跌馬相從在閭洪達并以北獨樂永以南榆  
溪州印

康固馬康居國也是大宛馬種形容極大武德中庸國



契丹馬其馬極曲形小於突厥馬能馳走林木間今松  
漠都督印

奚馬好筋節勝契丹馬餘並與契丹同今饒樂都督北  
印

唐會要卷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唐會要卷七十三

宋 王溥 撰

單于都護府

永徽元年九月八日右衛中郎高侃執卓鼻可汗獻於  
武德殿以其餘衆於鬱都軍山分其地置單于瀚海二  
都護府單于領郎山雲中桑乾三都督府蘇農等十四  
州瀚海領金微新蔡七都督府仙萼賀蘭等八都督各

以首領為都督刺史

麟德元年正月十六日勅改單于大都護府官秩同五大都督初阿德上奏望冊親王為可汗德曰單于者天上之天上曰朕兒與卿為天上之天可乎德曰死生足矣遂立單于大都護府以殷王為都護令與王造宅乾封二年殷王改封相王令發向單于王奏曰兒朝去暮歸得乎上曰去此二千里卒未得來王曰不能去阿母矜其小竟不遣之

垂拱二年改為鎮守使

聖歷元年五月九日改為安北都護

開元二年閏正月五日却置單于都護府移兵北都護於中受降城

天寶四載十月單于都護府置金河縣

元和元年十一月以范希朝為振武節度使就加禮部尚書振武有党項室韋交居川阜凌犯為盜日入慝作謂之刮城門人情懼駭鮮有寧日希朝周視居要害營

置堡柵斥堠嚴密人乃獲其安矣蕃雖鼠竊狗盜必殺無赦蕃人甚憚之蕃落之俗有長帥至必効奇駝名馬雖廉者猶曰當從俗以致其歡希朝一無所受積十四年皆保塞而不為寇單于城中舊少樹希朝於他處市柳子命軍人種之至今成林居人賴之

三受降城

景雲二年三月一日朔方道大摠管張仁亶築三受降城於河上先是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為界河北岸有

拂雲祠寔厥將上寇必先詣祠祭酹求福因牧馬料兵而後渡河時出啜盡聚衆西擊娑葛仁亶請乘虛奪取漢南之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以黃河為界今於寇境築城恐費人力終為賊寇所有建議以為不能成功睿宗竟從仁亶留兵以助其功時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亶盡擒之一時斬於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俱就以拂雲祠為中城以東西相去各四百

里皆據通津遙相應接北拓三萬餘里於牛頭朝那山  
北置烽燧一百八十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  
更無寇掠減鎮兵數萬人初建三城不置擁門及曲敵  
或問之仁亶曰兵法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  
當戮力出戰回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生其退衄  
之心其後常元楷為朔方總管始作擁門

元和十二年九月西受降城為河徙浸毀宰相李吉甫  
請移兵於天德故地盧坦與李絳協議以為西城張仁



亶所築得制匈奴上策城當磧口居虜要衝美水豐草  
邊防所利今流水之決不過退就二里奈何棄萬代永  
安之策徇一時省費之謀况天德故城僻處确瘠其北  
枕山與河絕遠烽候警備不相統攝接虜之奔突勢無  
由知無故感國二百里非利也及城使周懷義奏列利  
病與坦議同事竟不行

寶歷元年五月振武節度使張維請奏以東受降城濱  
於河歲久雉堞摧壞請移於綏遠烽南上賜錢一百萬城

之至十月功畢

安北都護府

貞觀四年三月三日分額利之地為大州左置定襄都督右置雲中都督以統降人五年阿使那阿咄苾敗走後其渠豪首領至皆拜將軍布列朝廷五品以上有百餘人始與朝士相半惟拓拔不至遣使招慰之使者相望於道涼州都督李大亮以為於事無用徒費人力因上疏曰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百姓天下本根

四裔之人猶於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而求久安未之有也故自古帝王化中國以信御四裔以權自陛下君臨區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強九州殷盛四裔賓服今者招受突厥雖入提封臣愚稍覺勞費未悟其有益也以臣愚見請停招慰且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內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不俘之江淮以變其俗乃置之內地去京不遠雖則寬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也以中國之租賦供積惡之窮寇恐無利也其後諸蕃渠長請上尊號為天可

汗上曰我為大唐天子又行天可汗事乎是後降璽書  
賜西域北荒君長皆稱皇帝天可汗諸蕃豪長有死亡  
者必下詔冊立其後嗣焉

帥統四夷  
自茲始也

其後下詔議者安

邊之術多言突厥恃強擾亂邊陲今日天喪之窮來歸  
于我本無慕義之心因其歸命遷其種落俘之江南散  
屬州縣各使耕耘變其風俗百萬強寇可得化而為氓  
則中國有加戶之利塞北可空虛矣中書侍郎顏師古  
上奏曰突厥部落並已歸降東北諸蕃咸受正朔突利

入侍庭闕頡利身為俘獲沙漠之外瀚海之北莫不屈  
膝稽顙乞骸請命斯乃上古所不臣者陛下得而臣之  
矣惟陛下斷以神機馭以長筭綱領一定垂拱無為臣  
聞古先哲王內修德而後柔遠是以要服之外謂之荒  
服言其恍惚喜怒來去無常也飽則飛去飢則附人今  
欲改其常性同此齊氓於事為難理必不可當因其習  
俗而撫馭之臣愚以為凡是突厥鐵勒絡須河北居住  
分置頭目統領部落節及高下地界多少伏聽量裁為

立條制綏遠安邇永永無極夏州都督竇靜上表曰臣  
聞遐荒重譯之人聖王所以不爭者以其不可以刑法  
繩不可以仁義教衣食仰給不務耕桑徒損有為之人  
以資無知之利得之則無益於理失之則無益於化然  
彼首丘之情蓋未忘也誠恐一朝變生犯我王界愚臣  
之所深慮如臣計者莫若因其破亡之後加其無妄之  
福假以賢王之號配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  
使權弱勢分易為羈制自可永保邊塞世為藩臣此實

長轡遠御之道也給事中杜楚客上議曰匈奴之人秉  
心無常難以德懷易以威服陛下納其降附處之河南  
招攜服遠聞之前典以臣愚見必為後患存亡繼絕列  
聖通規事不師古難以長久禮部侍郎李百藥上議曰  
臣聞突厥內附盡為臣妾開闢以來所未曾有然種類  
區分各有統攝竊聞聖算亦欲因其離散隨其本部署  
其君長不相臣屬阿使那種縱能樹立惟臣其一族而  
已國小則分其權勢勢敵則難相吞滅各自保全必無

抗衡于我之理此誠安邊之上策長勢之宏謨仍請於  
定襄城中置都護府為其節度此之一策必不可不行  
中書令溫彥博議曰惟漢武時置降匈奴城於五原塞  
下全其部落得為扞蔽又不離其本俗因而撫之一則  
實空虛之地二則永無猜忌之心若遣向江南則乖物  
性故非含育之道也秘書監魏徵議曰匈奴自古至今  
未有如斯之破敗盖上天勅絕其命宗廟神武之所致  
也且世寇中國百姓冤讐陛下以其歸我不能滅之即



遣徙河北居其故地夫匈奴之人強必盜寇弱則卑服  
豈顧恩義天性然也秦漢患其若是故發猛將以擊之  
收河北以為郡縣陛下奈何以內地居之且降僅十萬  
數年之間滋息百倍居我肘腋逼邇王畿心腹之疾將  
為後患尤不可河南處也彥博又奏曰不然天子之於  
物也天覆地載歸我者我必撫之今因破滅餘落歸降  
不加憐愍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遠人之意臣愚以  
為不可遣居河南初無所患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

我德惠終無叛逆魏徵又曰不然晉亡有魏時部落分居近邑平吳之後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塞外不用欽等言數年之後遂傾漣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彥博之言所謂養畜自貽患也彥博又曰不然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古先哲王有教無類突厥餘醜以命歸我我愛護之收居內地從我指揮教以禮法數歲之後選其豪首遣居宿衛畏威懷惠何患之有且光武居南單于於內郡為漢藩翰終乎一世不為叛逆朝士多同

彥博議上遂用之封阿史那蘇尼失為懷德郡王阿史  
邨思摩為懷化郡王處其部落於河南朔方之地入居  
長安者近萬家至十三年四月上幸九成宮頡利地中  
郎將阿史那社爾陰結部落三十人夜犯鉤陳踰四重  
幕引弓亂發衛士王善主力戰死之折衝孫武開率府  
兵奮擊良久乃退馳入御馬廐盜馬二十匹欲奔部落  
尋皆斬之言事者多言留突厥不便於是悔處之於河  
南恨不用魏徵之言更議還其部落於河北遂遣之李

思摩率所部建牙於河北居磧南令薛延陀居磧北二

十一年正月九日以鐵勒及回紇等十三部內附置大

都督府

回紇部置瀚海都督府多溫葛部置燕然都督府僕骨部置金微都督府拔野古部置幽陵都

督府同羅部置難林都督府恩結部置廬山都督府

七州

渾部置卑蘭州斛薩部置高闕州奚結部置難

鹿州阿鐵部置難田州契苾羽部置榆溪州恩結別部置歸林州白露日部置賓頻州

並各以其

渠帥為都督刺史給玄金魚黃金為字以為符信於是

回紇等請於回紇以南突厥以北置郵驛總六十人所

以通北荒號為參天可汗道每通貢豐貂皮以充賦稅

至四月十日置燕然都護府以揚州司馬李素立為都護瀚海等六都督臯蘭等七州並隸焉

二十三年二月四日西蕃汝鉢羅業護卒歸附七日以結骨部置堅昆都督隸燕然都護府至三月九日分瀚海都督府所統俱羅敦部置燭龍州

二十年十月三日諸突厥歸化以舍利吐利部置舍利州阿史那部置阿史那州綽部置綽州賀部州置邏祿悒恒二部置葛邏州並隸雲中都督府以蘇邏部落置蘇

州阿史德部落置阿史德州執失部落置執失州卑失  
部落置卑失州郁失州部落置郁射州多地藝失州並  
隸定襄都督永徽元年三月三日以臯蘭州為都督護  
府署稽落州隸焉廢高闕州至十年三月二十日以新  
移哥邏祿在烏都捷山者左廂都落置狼山都督右廂  
部落置渾河州並隸燕然都護府至三年十一月四日  
以河時部落置稽落州隸燕然都督府

顯慶二年正月十四日分哥邏祿部落置陰山大漠二

都督府

龍朔三年二月十五日移燕然都護府於回紇部落仍改名瀚海都護府其舊瀚海都督府移置雲中古城改名雲中都護府仍以磧為界磧北諸蕃州悉隸瀚海磧南並隸雲中

總章二年八月二十八日改瀚海都護府為安北都護府

開元八年六月二十日勅單于安北等大都護親王遙

卷七十三  
領者加副大都護一人准從三品總知府事其副都護

准正四品上長史正五品上司馬五品下

天寶九載三月二十五日

靈州都督張齊邱上言請於新築  
安北大都護府建記聖德碑許之

天寶四載十月安北大都護府置陰山縣八載於木刺山  
置橫塞軍城及移安北大都護府於永清柵北築城改  
橫山軍為天德軍郭子儀仍為之使兼九原太守朔方  
節度隴右兵馬使

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塞北諸蕃皆去振武是單



于故地不可存其名號以啓戎心臣詳謹國史武德四年平突厥後於振武置雲中都督麟德元年改為單于都護聖厯元年改為安北都護開元八年復為單于都護其北都護本在天德自貞觀二十一年在其州遷徙不定今請改單于都護為安北都護勅旨從之

靈州都護府

貞觀二十年二月四日西蕃沙鉢羅葉率衆歸附以阿史德時建侯斤部落置臯蘭祁連二州隸靈州都督府

至永徽元年廢調露元年又置魯麗塞含依契六州

時人

謂之六州蕃

長安四年合為匡長二州神龍三年置蘭池都督

府分為六縣開元十年復分為魯麗契塞四州其年九月朔方巡邊使兵部尚書張說擒康願子於木盤山詔令移河曲六州殘卒五萬餘口於許汝唐鄧仙祿等州始空河南州方千里之地十八年又置匡長二州二十六年以淮南人戶却回復置宥州延恩懷德歸仁三縣咸亨三年三月八日移吐谷渾部落自涼州徙於鄯州

既而不安其居又徙於靈州之境置安州以處之

開元元年復以九姓部落置臯蘭燕然燕山雞田奚鹿  
燭龍等六州並屬靈州至德元年七月靈武郡改為靈  
武大都督府

貞元九年七月以杜希金為檢校右僕射靈鹽等州節  
度使將赴鎮獻體要八章多所規諫上深納之乃作君  
臣箴以賜之其詞曰惟天惠人惟辟奉天從諫則聖共  
理惟賢皇建有極駿命不易總萬幾以成務齊六合之

殊致一心不能獨鑒一目不能周視敷求哲人式序在位  
於戲君之任臣必求一德臣之事君咸思正直何啟沃  
之所宜自古合而未得良以讜言者逆耳讒諛者伺側  
故下情未通而上聽已惑俾夫忠言敗於凶慝譬彼濟  
舟蒸徒楫之亦有和羹宰夫執之孰云理國不自得師  
覆車之軌予其懲而高以下升采由白受惟君不  
君亦臣之咎聞諸辛毗牽裾魏后則有禽息竭忠碎首  
勉思獻替其平可否勿謂無傷自微而彰勿謂何害積

小成大事有隱而必見令既出而焉悔鼓鍾在宮聲聞  
於外浩然涉水憂未有艾將負宸以虛心期盡忠而納  
誨在昔稷契實佐舜禹逮茲魏徵佐我文祖君臣協德  
混一區宇肆予寡昧獲纘丕緒臣哉隣哉爾輔爾翼高  
秋始肅我武維揚輟此禁衛奠於大邦戀闕方甚嘉言  
乃昌是規是諫金玉其相詞高理要入德知方總彼十  
里備於八章宣父有言起予者商殷有盤銘周有敬器  
或戒以詞或警以事披圖演義發於爾志與金鏡而高

慈將座右而同置人皆有初鮮慎厥終汝其夙夜明保  
朕躬無曰爾身在外爾誠不通善言之應千里攸同導  
彼遐裕達於四聰八紘仰德時乃之風既往既來懷賢  
冲冲唱予和汝式示深衷

十二年九月以河東節度行軍司馬兼御史中丞李景  
略兼御史大夫充天德軍豐州四受降城都防禦等使  
豐州本隸蘆州至是始析之

咸通四年五月勅靈武一道別有六城屯兵不下數千

其州城各分主將今並仰割隸朔方軍具軍將委本軍署置

安東都護府

總章元年九月十三日遼東道行軍總管司空李勣平遼東其高麗舊有五部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七千戶至十二月七日分高麗地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縣置安東都護府於平襄城以統之擢其渠豪為都督及刺史縣令與齊人參理以右武衛將軍薛仁貴檢

校安東都護總兵二萬以鎮之至咸亨元年四月高麗  
餘衆有豪長劍牟岑者卒衆叛立高藏外孫舞為主詔  
左衛大將軍高侃討平之至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移  
安東都護府於遼東故城先有華人任官者悉罷之至  
儀鳳二年二月二日移安東都護府於新城安置仍令  
特進左衛大將軍高侃充使鎮府至聖歷元年六月三十  
日改安東都護府為安東都督府以右武衛大將軍高  
仇須為都督自是高麗舊衆分散多投突厥及靺鞨高



氏君長遂絕其地並沒於諸蕃二年鸞臺侍郎狄仁傑  
上表請收安東復其君長曰臣聞先王疆理天下以為  
人極皆是封域之內樹之風聲於是制井田出兵賦其  
逆命者因而誅焉罪其君弔其人存其社稷不奪其財  
非欲土地之廣也非貪玉帛之貨也至漢孝武皇帝追  
高祖之宿憤籍四帝之資儲於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  
越擊匈奴府庫皆空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於  
道路者萬計於是權沽市利筭及舟車籠天下財貨而

財用益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民侯然而漢室中貧饑由此起不可與覆車同軌豈不戒哉人有四支者所以扞頭目也君有四方者所以衛中國也然以腹蛇在手既以斲節全身狼戾一隅亦宜棄之存國漢元帝罷珠崖之郡宣帝棄車師之田非惡多而好少也知難則止是為愛人今以海中分為兩界風波飄蕩漫溺至多准兵計糧猶且不足將以分野言之天文自隔遼東所守已是石田棘謁遐方更為雞肋弱枝強幹有

國通規今欲肥四裔而瘠中國恐非通典且得其地不足  
以耕織得其人不足以賦稅此乃前王之所棄陛下  
勞師而取之恐非天意臣請罷薛仁貴廢安東鎮陛下  
允臣所請即天啓其謀非人力也三韓君長高氏為其  
主誠願陛下以存亡繼絕之義復其故地此之美名高  
於堯舜遠矣

神龍元年二月四日改安東都督為安東都護府

開元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改平州為安東都護府以許

欽寂為之

營州都督府

貞觀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契丹師窟哥奚師可  
度者並率其部內屬以契丹部為松漠都督府拜窟哥  
為持節六州諸軍事松漠都督府又以其別帥師稽部  
置削落州折訖便部置彈汗州鼻活部置無遲州芬間  
部置羽陵州突便部置白蓮州芮異奚部置徒川州陞  
斤部置萬丹州出伏部置延黎州赤山州各以豪長為

紇主為刺史俱隸松漠焉以奚部置饒樂都督府拜可  
度者為持節六州諸軍事饒樂都督府又以別帥阿會  
部置弱水州處和部置祁黎州奧失部置落還州慶稽  
部置大魯州無侯折部置渴野州亦各以其豪長拜紇  
主為刺史俱隸於饒樂焉二十四日於營州兼置東奚  
都護以統松漠饒樂之地置罷護東奚校尉官

萬歲通天元年五月窟哥孫松漠都督李盡忠來歸其  
年城州刺史孫萬榮殺營州都督趙翽舉兵反攻陷害

營州其後營州都督寄置於幽州漁陽城至開元五年三月奚契州等款附上欲復營州於舊城宋璟固爭以爲不可除朱度禮營州都督開屯田八十餘所

開元十一年三月六日營州玉田漁陽兩縣隸幽州安東都護府却歸燕郡平州依舊置

安南都護府

調露元年八月七日改交州都督府爲安南都護府大足元年四月二十六日置武安州南城州並隸安南都

護府

開元二十四年正月廣州寶安縣新置屯門鎮領兵二千人以防海口

貞元七年五月置柔遠軍於安南都護府

元和四年八月安南都護奏破環王偽國號愛州都統三十萬餘人及獲王子五十九人器械戰船戰象等稱之其年九月安南都知兵馬使兼押衙安南副都護杜英策等五人狀舉本管經畧招討處置等使兼安

南都護張舟到任以來政績事安南羅城先是經畧使伯夷築當時百姓猶甚陸梁纔高數尺又甚湫隘自張舟到任因農隙之後奏請新築今城高二丈二尺都開三門各有樓其東西門各三間其南門五間更置鼓角城內造左右隨身十宮前經畧使裴泰時以愛州城被環王崑崙燒並盡自張舟到任後前年築驩州城去年築愛州城裴泰時軍城不守軍中器械却失並盡趙昌到任日近旋除廣州自張舟到任諸道求市每月造成



器械八千十四年以來都計造成四十餘萬事於大廳  
左右起甲仗樓四十間收貯安南戎寇難利鬪戰先有  
戰棹不過十數隻又甚遲鈍與賊船不過接張舟自創  
新意造艨艟舟四百餘隻每船戰手二十五人棹手三  
十二人車弩一支兩弓弩一支棹出船內迴船向背皆  
疾如飛勅旨宜付所司

寶曆元年五月安南都護李元善奏移都護府於江北  
岸

開成三年安南都護馬植奏當管羈縻州首領或居巢穴自固為南蠻所誘不可招諭事有可虞自來曉以逆順今諸首領願納賦稅其六縣請昇為州以首領為刺

史從之

又所管六州界廢珠池復生珠以能政就加中散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

四年十一

月安南都護馬植奏當管經畧押衙兼都知兵馬使杜存誠管善良四鄉請給發印一面前件四鄉是獠戶杜存誠祖父以來相承管轄其丁口稅賦與一郡有殊伏以蠻貊不識書字難憑印文從前徵科刻木權用伏乞

發印一面令存誠行用勅旨宜依

咸通六年十二月安南都護高駢自海門進軍破蠻軍  
收復安南府自李迒失政交趾陷沒十年蠻軍北寇邑  
人至不聊生至是始定

### 安西都護府

貞觀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侯君集平高昌國於西州  
置安西都護府治交河城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突  
厥泥伏沙涉鉢羅葉護阿史都賀魯率衆內附置於庭

州

二十三年二月十一日置瑤池都督府安西都護府以  
賀魯為都督至永徽二年正月二十五日賀魯以府叛  
自稱鉢羅可汗據有西域之地至四年三月十三日廢  
瑤池都督府

顯慶二年十一月伊西道行軍總管蘇定方大破賀魯  
於金牙山盡收其所據之地西域悉平定方悉命諸部  
歸其所居開通道路別置館驛埋瘞骸骨所在問疾苦

分其疆界復其產業賀魯所虜掠者悉檢還之西域諸國安堵如故擒賀魯以歸十一月分其地置濛池崑陵二都護府以阿史彌財為崑陵都護阿史那步真為濛池都護其年十一月十七日分其種落列置州縣以處木昆部為劄延都督府以和屋祿索葛莫賀部為鹽汨都督以突騎施阿利施部為潔山都督府以和祿屋闕啜部為鹽汨都督府攝舍瞰啜部為雙河都督府以鼠尼施處半部為鷹沙都督府其所役屬諸蕃國皆置州

府西盡於波斯並隸安西都護府又以賀魯平移安西都護府於高昌故地至三年五月二日移安西都護府於龜茲國舊安西復為西州都督以麴智湛為之以統

高昌故地

西域既平遣使分往康國及吐火羅國訪其風俗物產及古今廢置盡圖以進因令史官

撰西域圖

志六十卷

四年正月西蕃部落所置州府各給印契以為徵發符信

龍朔元年六月十七日吐火羅道置州縣使王名遠進

西域圖志並請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十六國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縣一百一十軍府一百二十六仍以吐火

羅立碑以記聖德詔從之以吐火羅國葉居遏換城置

月氏都督府

鉢勃城置藍氏州縛北城置大夏州俱祿捷城置漢樓州烏羅氈城置拂敵州咄城

置涉律州羯城置偽水州勿波城置盤越州烏羅渾城

置忸密州摩安城置伽格州阿捺騰城置粟特州蘭州

置依羅州悉記帝城置雙泉州昏磨城置祀惟州悉密

言城置遼散州乞施嶺州城置富樓州泥射城置丁令

州折面城置薄知州河碣城置桃槐州順嚴伊城置闕

州達部范置大檀州推廢城置伏蘆城州乞鹿取城置

身毒州突施垣馱城置戎州騎失常城置蔑領

州發落部州置疊仗州拔特山城置苑湯州

噉達部

落活路城置大汗都督府

斡那城置附黑州摩路城置  
奄蔡州婆多楞薩達健城置

依耐州少俱部落置薩州烏漢城城置榆令州遮瑟多  
城置安屋州烏捺新城置烏丹州速利城置諸色州頊

間城置迷密州乍城置盼賴州頌施各  
部落置宿利州汗濯部置賀那部落州

阿落羅支國王

居伏寶瑟城置條支都督府

護聞城置細柳州贊侯瑟  
鎮城置庚泉州據瑟部落

置黎蘄州邊忽部落置崦嵫州烏羅難城置巨省州遣  
蒲部落置遣州郭薩大城置兩海州浯恨部落置鎮西

州縛狼部落  
置乾弛州

解蘇王居數滿城置天馬都督府

忽論城  
置落那

州達利薄紇  
城置東離州

骨咄施國王居沃沙城置高附都督府

葛羅

健城置五羽州烏  
斯城置休密州

蜀賓國王居遏紇城置修鮮都督府



羅曼城置毗舍州賤那城置陰米州和藍城置波路州  
遺限置龍池州塞奔彌羅城置弋州濫提城置羅羅州

半掣城置壇持州勃逸城置烏利州  
體換城置漢州市路健城置懸度州失范延國王居伏

戾城置麟鳳都督府  
肩條城置解谷州俟麟城置洽倫州縛時伏城置息萬州末揭蔭且

敦州城置鉗石汗那國王居醯城置悅船州  
俱蘭城置護時

健國王居遏密城置奇沙州  
曼山城置沛隸州但沒國

王居恒沒城置和默州  
弩踢城置烏拉喝國王居摩竭

城置旅敖州多勒建國王居低保那城置崑墟州那

俱密國王居褚瑟城置拔州護密多國王居模達城

置烏飛州

婆勒色訶城  
置鉢和州

久越得建國王居步師城置玉

庭州

波斯國疾滅城置波斯都督府各置縣及折衝府並隸

安西都督府咸亨元年四月二十二日吐蕃陷我安西

罷四鎮龜茲

理於自山之南則漢西域舊地勝兵數千  
其王姓白氏去瓜州三千里貞觀二十年

閏十月一日阿史那社  
爾波斯國唐其王以歸

于闐

在蔥嶺北二百里勝兵數千  
于闐多機巧好說怪在西

南有北摩伽藍城相傳云是老子化神之所建也初老子至是白曰昇天與時人辭訣曰我暫送天上尋當下生其後出天竺國化為王之太子自稱白物因造此寺焉二十二年閏二月內附其王伏閣信入朝上元二年

正月二十一日其地為焉耆

去瓜州二千里則漢地也其王姓龍多突厥騎友常

叱沙都督府八為十州役於西突厥其俗頗有魚鹽之利貞觀十八年十一月左衛大將軍郭恪滅之

疎勒

在日小之南則漢地

也其王之族類皆六指非六指則不有勝兵二千去瓜州四千六百里貞觀九年遣使獻名馬內附以上四鎮

蘇氏記曰咸亨元年四月罷四鎮是龜茲于闐焉

耆疎勒至長壽二年十一月復四鎮勅是龜茲于

闐疎勒碎葉兩四鎮不同未知何故

調露元年九月安西都護王方翼築碎葉城四面十二

門作屈曲隱伏出沒之狀五旬而畢

長壽二年十一月十日武威軍總管王孝傑克復四鎮  
依前於龜茲置安西都護府鸞臺侍郎狄仁傑請捐四  
鎮上表曰臣聞古之要荒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東拒  
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強蕃  
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及三代不能致者國家兼之矣  
此今日之四境已逾於夏殷在昔詩人矜薄伐於太原  
美化行於江漢是則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至前  
漢時匈奴無歲不犯邊殺掠吏人後漢西羌侵佚漢中

東寇三輔入河東上黨遂至洛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土宇過於周漢前朝遠矣若越荒外以為限竭資財以騁欲非但不愛人力亦所以失天心也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戎四鎮東城安東調戍日加百姓虛弊開守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行役既久怨曠亦多昔詩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念彼離人涕零如雨此則前代怨畏之詞皆為遠戍方外以竭中國爭蠻貊不毛之地垂子育蒼生之

道昔漢元帝納賈捐之謀而罷珠崖之市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田宣欲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克平九姓冊李思摩為可汗使統諸部者蓋以諸蕃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力此則近日令典綏邊之故事竊見阿史那瑟羅陰山貴種世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使統諸蕃封為可汗遣其禦寇則國家有繼絕之美荒外無轉輸之役如臣所見請捐四鎮以肥中國罷東安以實遼西況綏撫

況綏撫夷狄蓋防其越逸苟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  
窺其窟穴與螻蟻計校長短哉伏願陛下棄之度外無  
以絕域未平為念但當勅邊兵謹守以待其自敗然後  
擊之此李牧所以制匈奴也鹽鐵論云夫蠻貊之人不  
食之地何以煩思慮而爭之哉莫若聚軍實畜威武以  
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  
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必有顛躓之慮淺入必無虜  
獲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寇不擊而服左史崔融請不

改四鎮議曰北地之為中國患者久矣唐虞以上為獯  
鬻殷周之際曰獫狁西京東國有匈奴冒頓焉當塗典  
午有烏丸鮮卑焉拓拔世有蠕蠕狂猖宇文朝有突厥  
睢盱斯皆名號因時而改種落與運而遷五帝不能臣  
三王不能制兵連禍結無代不有長策遠算曠古莫聞  
夫北狄者部落甚大其地南接燕趙北窮沙漠東連九  
部西控六戎天性驕傲覘伺便隙鳥飛獸走草轉水移  
自言天地所生日月所置漢高皇以百萬衆寔於平城



之下逮至武帝赫然發憤肆志遠邊使張騫始通西域  
既而立四郡據西關以斷匈奴右臂乃復度河湟築令  
居塞以絕南北之道於是障塞亭隧出長城四千里矣  
於斯時也承文景玄默之後國用富強練兵選將深入  
窮追傾府庫之財殫士馬之力行人使者歲月亭障貳  
師騾騎首尾關河餓虎未摧其國已耗索駝既捷其人  
亦殄乃至造皮幣筭緡錢稅舟車榷酒酤夫豈不懷深  
為長久之計然也匈奴於是乎孤特遠竄羽檄不行焉

始孝武開西域之後為置使者校尉領護之宣元哀平  
此道不替王莽篡位貶易王侯由是西域怨叛與中國  
隔絕並復投屬匈奴光武中興匈奴稅重皆遣使求內  
屬至於延光三通三絕至國家太宗方事外討復修孝  
武舊跡並南山至於葱嶺畫為府鎮烟火相望至高宗  
務在安人命有司拔四鎮其後吐蕃果驕大入西域焉  
者以西所在城堡無不降下遂長驅東而踰高昌壁歷  
車師庭侵常樂界當莫賀延磧以臨我燉煌主上名命

右相韋待價為安息道行軍大總管安西都護閻安古  
為副問罪焉賊逢有備不一戰而走我師追攝至於焉  
耆糧道不繼竟亦無功朝廷以為畏懦有刑流待價於瓊  
州棄安古於義州至王孝傑而四鎮復焉今若拔之是  
棄已成之功忘久長之策小慈者大慈之賊前事者後  
事之師奈何不圖也四鎮無守則狂盜甚必兵加西域  
西域諸蕃氣羸恐不能當長蛇之口西域動自然威臨  
南羌南羌樂禍必以封豕助虐蛇豕交連則河西危河

西危則不得救矣方須命將出師興役動衆向之所得今之所勞向之所勞今之所逸可不謂然乎而議者憂其勞費念其險遠曾不知威國滅土春秋所譏杜漸防萌安危之計頃者若兵稍遲留賊先要害則河西郡已非國家之有今安得而拔之乎何謂非國家之有莫賀賢磧者延袤二千里中間水草不生焉北有強寇則難以度磧我兵難渡則磧北伊西北庭安西及諸蕃無救而疲兵不能自振必為賊吞之又焉得懸軍深入乎有

以知通西域艱難也漢時單于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  
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東漢時西羌作亂徵天下  
兵賦役無已司徒崔烈以為宜棄涼州議郎傅燮厲言  
曰斬司徒天下乃安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世宗拓境列  
置四郡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  
所以弭兵之具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若使強梁之  
人得居此地土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下之大慮社稷  
之深憂竟從燮議今宜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採侯應不

可之言納傳燮深憂之議然後風為號令雷為折衝繕甲兵思將帥上與天合德下與地合明中與人合心善戰者不陣如斯而已矣夫拔舊安之四鎮委難制之兩凶求絕將來之端盡考已然之驗臣念此每日至於再三愚下固陋知其不可伏惟察焉

建中二年七月加伊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北庭大都護以四鎮節度留後郭昕為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觀察使詔曰二庭四鎮統任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國

朝以來相奉率職自關隴失守東西阻絕忠義之徒泣  
血相守慎固封畧奉遵禮教皆侯伯守將交修共理之  
所致也其將士敘官可超七資初貞元兵興以來安西  
北庭為諸蕃所隔間者節度李嗣業荔非元禮孫至直  
馬璘輩皆遙領之郭昕者子儀猶子李元忠始曾名令  
忠後賜改馬自其至任嘗發使奉表章於朝數輩皆不  
達信問不至朝者十餘年及是遣使自回紇歷諸蕃至  
故有是命

貞元六年十二月是歲吐蕃陷北庭都護府初北庭安  
西既假道回鶻以朝奏因附庸焉其性不常徵求無度  
人不聊生又有沙陀部落六十餘帳與北庭相依屬於  
迴鶻肆其抄奪尤所厭苦其三葛祿部落又白眼突厥  
素與迴鶻通和亦憾其侵掠因吐蕃厚賂見誘遂附之  
於吐蕃率葛白眼之衆去歲冬來寇北庭迴鶻大相頡  
于迦斯率衆援之頻戰敗績吐蕃攻鬪頗急北庭之人  
既苦迴鶻是歲乃舉城降於吐蕃沙陀亦降焉北庭節



度楊襲古與麾下二千餘人奔西川七年秋頡于迦斯  
又悉其國丁壯六萬人將復北庭仍名襲古偕行尋為  
吐蕃葛祿所敗死者大半頡于迦斯紹之曰與我同至  
牙帳當逆君歸本國襲古從之及牙帳竟殺之

姚州都護府

麟德元年五月八日於昆明之弄棟川置姚州都督府  
每年差兵募五百人鎮守

神功二年五月八日蜀州刺史張柬之上表曰姚州者

古哀牢之舊國自生人以來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  
開夜郎滇笮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內屬漢置永  
昌郡以統理之乃收其鹽布氈罽之稅以利中土其國  
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進貢歲時不闕及諸葛亮五  
月渡瀘收其金寶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  
以增武備前代置郡其利頗深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  
之貢不入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邊陲肝腦塗地  
臣竊為國家惜之漢以得利既多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

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歌曰歷博南越蘭津  
渡蘭倉為他人蓋漢得其利人且怨歌今與國家無絲  
毫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為國家痛之往者諸  
葛亮破南中使其渠帥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留鎮  
守人問其故亮云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大意以置官蠻  
漢雜居猜嫌易起留兵運糧為患更重忽若反叛勞費  
更多粗設紀綱自然久定臣竊以亮之斯策妙得羈縻  
蠻人之術今姚府所置之官既無安邊靖寇之心又無

諸葛亮且縱且擒之術惟知詭謀校算恣情割剝貪功  
劫掠既積以為常扇動豪渠遣成朋黨提挈子弟嘯引  
凶惡逋逃亡命散在彼州專以掠奪為業姚州本龍朔中武陵  
縣主簿石子仁奏立之後長史李孝讓卒文協並為羣蠻  
所殺又使將軍李義總往征即將劉惠基在陣戰死其  
州遂廢即諸葛亮稱置官留兵有三不易之言遂驗垂  
拱四年南蠻即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請置州  
奏言所有課稅出自姚府管內更不勞擾蜀州及置州

後錄事參軍李陵為蠻所殺延載年中馬成琛請於瀘  
南置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騷擾至今不絕伏  
乞罷姚州使隸舊州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國悉  
廢於瀘北置關百姓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通來往疏奏  
不納

開元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勅姚州官員准中州置祿料  
階資依

天寶八載六月劍南索磨川許新置都護府宜以保寧

為名

開元四年三月四日勅都護府史並令於管內依式簡  
補申所司勘責然後給告身

唐會要卷七十三